

College，以示原來名稱。迨我畢業之後，則已改爲交通大學矣。

以我當時在福州之所學，與在上海各學校肄業者之所學相較，其所具程度當然相差遠甚。其能考取機會，自然定屬渺茫，無庸諱言。結果未獲錄取，已在意中。但我以既已來滬，機會不易，自應不再立即回閩爲宜。經函電往返徵得我的父親同意後，遂決定留滬就讀其他學校，再求進取。彼時在南洋公學附近，尚有一私立學校，名爲復旦公學（後來改爲復旦大學），我乃投考復旦公學中學部四年級，幸蒙錄取。遂住入該校宿舍，一面攻讀，一面準備。半載之後，即在年底寒假之期，南洋公學復行招考插班生，我乃趕緊報名該校中學部三年級下期（只收三年級下期之故）。迨經過筆試及面試之後，我亦不知其故，這次竟蒙錄取，自然得到安慰不少。看到報紙上登載錄取名單之後，立刻寫信報告我父母親，他們倆自然甚見喜歡。

南洋公學中學部原屬舊制四年，彼時中學部三年級下期僅收插班生三名。這次考取新生名次是楊立惠、茅以新、吳啓中三名。彼時如果不錄取三名者，則我又將落第矣。這項名單，我迄今仍銘諸心坎，未曾忘却。

世事滄桑，光陰如箭，迄今追憶當年投考之情景，不啻一夢。人生原屬短暫，安得光陰倒流，俾能重溫舊夢，一償曩時之情景耶！

如蒙海外學長捐贈友聲基金

支票抬頭請寫：

Chiao-Tung Univ. Alumni Association

地址請寫：

P. O. Box 566,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謝 謝 合 作

— 20 —

休 默 續 記

劉 永 楨

二年餘來頗感休默之不易，也覺得幽默需要一種特殊的修養和一種輕鬆的情趣，因爲家學的影響，既稍有時間，便對詩詞開始閱讀，已無案牘之勞形，更無奔波叩頭與拆腰，夜晚無需多睡，倚枕看一卷唐詩或宋詞，讀到好句時，真是飄飄欲仙，不勝享受。

一、宜醉宜遊宜睡，管竹管山管水

人們對於歷史上名詞人辛稼軒只知其負有長才而不能盡展其用，所以一腔忠憤流露於詞句之間，如千古名句賀新郎調中之「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如此佳作，再也找不出來者了。另木蘭花慢調中，「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賢，想夜半承明，留教視草，却遣籌邊，長安故人問我，道愁腸滯酒只依然，目斷秋霄落雁，醉來時響空弦。」均存忠憤愛國之意。但是如果讀到他於退休後所作之西江月調中「……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遊，宜睡。……酒翁依舊管些兒，管竹，管山，管水。」便覺得他的淡泊寧志，悠閒情趣，不禁爲之神往。

（六十八年四月八日友聲第二七五期曾刊出我的「休默記」，此乃退休後之作，七十年曾執筆寫「休默續記」，不知何故，竟棄筆停書，以至今日，已四年矣，日昨散步於中正公園巧遇段清濤學長，渠較閑，我建議由渠協助唐學姐慧貞，編輯友聲，唐學姐負責二十餘年，任勞任怨，勤勤沐沐，爲校友通訊，無人不受益而衷心感荷，但能出力襄助者仍爲少數，乃在百忙中，抽出舊稿，挑燈竟之。）

— 21 —

二、只要青春不要痘

記得有一次在再保大樓歡迎國外學長來臺一個茶會中，詢唐大姊慧貞，「友聲要不要錢？」唐大姊說：「錢不要，可是稿子要」。我心裏笑了，我們這種年紀，「只要青春不要痘，只要稿子不要錢」，青春一去不復回，痘子也沒有了，稿子刊出尚可留名千古，或遺臭萬年，錢是沒有什麼用了。

三、太空交通

去年七十三年校慶時，民廿三級也慶祝金禧紀念，事先顧儉德及陳樹曦兩學長約好要我講話，以我在交大求學有十二年的時間，比較最長，所以推我出來，我想一般講話，在此場合一定念舊，講點掌故，很少人思前，說些展望，我決意要講點五十年後即民國一百二十三年時的交大同學，我打了電話給郭校長問他當時可否有錄音機，以備錄下我的講詞，給五十年後交大的小學弟們聽聽以看看現在的希望和推測有否一些實現，那天我就講了五十年後交大的工程，科技及管理畢業同學在太空中從事交通工程和管理的形態，也涉及太空中的城市和給水與排污的必然性，那知那天校裏總務，忘記了準備錄音機，或許他們想，何必去錄這些夢話呢？結果我只好回家把講稿刪改整理之後送予友聲，刊登在七十三年九月八日三〇七期上，題目是「母校米慶獻詞」：說也奇怪，一年多來，如果我們看看人類向太空發展之迅速，太空站及太空城市，均將在二十年到五十年內即可實現，那我倒要問，我們交大對於太空交通課程將開始作如何的配合呢？

四、百忙之中

我們一般人歡喜講百忙，事實上是否真忙，有否百忙，我想自我檢討檢討，自從內子擔任滬江中學校長十一年來，我已很現代化地當了「家庭主夫」，買菜、管家、請客、送禮、記賬、領零用錢、督導工人、餵魚、

找園丁、修房子、修家中一切電氣用品、和兒孫親友通訊；……我的老伴對於家務，主要地是於五時半或六時回家，燒一二道可口的菜外，其餘幾乎一概不管，也難怪，她在學校每天十小時已經夠忙了，如果說我百忙，她也可能「千忙」，我們中國人執筆或講話往往很似向於誇大，好像有一次趙春官學長講到最近新加坡經濟的滑落時，我就用了「一落千丈」的詞眼，趙春官學長趕緊糾正，「那也沒有那麼厲害吧！」，真自覺好笑，何以竟脫口而出，用此詞眼！下面將很謹慎地細數我的外務，有無五十忙？

1. 自來水協會諮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如果掛名不想做一點事的話，也可一睡幾年，可是我不懂辛稼軒「宜睡」的哲學，偏偏愛管閑事，可為應為的事太多了，看看國際上進步的自來水，再看看我們國內的情形，可為之處正多，而「顧而不問」，把您當做花瓶，或是您要做事，他們却這樣核，那樣審，就像一座衙門樣子，我真覺難耐，勉強參加做了些事後，還要自說這都是小弟弟小寶寶做的，就像在小學校裏的孩子們，把功課或手工拿回家，大部份由父母幫忙做，第二天他們拿回去給老師去交卷了，想想也可笑，也可慰，難道還計較這些嗎？
2. 自來水暨下水道研究社董事長——這也是一個「眩事」「苦差」，眩是眩人耳目，還是一個「董事長」，並且是一個臺北財團法人的董事長，以臺灣今日的富足，金融界數錢單位，都以億計，一個臺北財團法人董事長，真是「眩人」，內容不必講了，不重視研究的人們，只有竊學究的作風，「秀才人情紙一張」，您去做好了，找人、找事、找錢，我做這差事已三年了，又是到處叩頭，對、對、對、還好，從無，到有，一滴一滴地積起來，老朋友，老同事都來，共盡義務，或拿了很少的酬勞，把這研究的娃娃，撫養起來了，我深夜摸心，就自問當初「您為什麼就接下來？董事長癮還過不夠嗎？」「這是為國家社會的公用事業而發起的以營利的一個研究事業，政府的政策何在？」「是不是時機還早，熱心的朋友太早催生？」，其他問題還很多

，想起來，就使我更忙，輾轉難眠。

3. 北卡州各大學院校同學會會長——我是五十九年到美國北卡州 North Carolina 去擔任研究員兼學生顧問，同時也回鍋選了幾門課，足足地一年，所以除了哈佛大學之外，也被認為北卡州同學了，硬是把我選出做會長，自中華工程公司退休前做過一任，那時廟大、和尚尼姑多，做起來還不大吃力，退休後，我也不幹會長了，那知過一任又把我選出來，我變了行腳僧之後，既無廟頭，也無徒孫，做起會長，可真吃力，我是不會掛名不做事的，於是只有苛求自己，四年來本有三幾位熱心同學，如曾人傑、楊萬發、蔣家興等，共同地撐住，現在情況也不同了。有最完整的同學錄，有定期的通訊，每年有五六次的聚會，也有演講會及研討會，我們不認為是一個獨立的同學會，我們算是留美同學會下一個分會，一個 Chapter，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幹呢？同學們自己出錢，出力來做呢？除聯誼之外，也是一種國民外交，也是一種幫助政府力之不足，我們協助在北卡州的同學使他們瞭解國內情形，加強他們的向心力，今年接待過北卡州教堂山副校長夫婦，暑期中與返國留學、和將出國留學的同學聚會座談餐敘過，十二月七日曾舉行一個「經濟與環境問題」的研討會，因為北卡州同學中有不少經濟專家及環境專家，我們覺得國內經濟和環境對立的尖銳性，必須予以重視充份研討，而求其相輔相成，經濟才能有持續的發展，以上都不是我一個人所能做的，可也無形，使我加忙。
4. 環境保護學會常務理事——一年要開好幾次會，還要參加辦理世界環境日的研討會，出題目，找人演講討論，協助排一星期的活動節目，不做也沒事，要做則事情很多，要做得好而有意義，則更不易。
5. 環境衛生協會常務理事——曾因已故之嚴慶齡及潘仰山二先生之盛邀，擔任此職幾將十年，也幫了一些忙，可是真難做，嚴、潘二位熱心

有餘，而主其事者則係外行，且不易接納內行者之意見，所以我只好徒勞，而不能把握該會之活動方向，應該做之事很多而未做，不該做的事則浪費了人力財力，所以我已退出二年，而被聘為名譽理事了。

6. 中印緬文經協會監事——也參加了無數次的會，緣於十年前曾參加過那時周文德學長擔任會長之國際水資源協會於印度，所以便被聘為監事，我固然曾在巴基斯坦住過六年半，對於印緬，却無太多關係，所以二年前也被改聘為名譽職了。
7. 經濟部水資源委員會技術委員會委員——於經濟部聘請我擔任的，這個職務是最近在美過世薛學長履坦擔任主任委員時候推薦每年開會四至五次，討論技術性問題，未有時間足以深入，只能於開會時表示點粗淺的意見或共同外出參觀，好在委員很不少，老幼均有，各專業俱全，除茶點之外，每月還有一千二百元車馬費，不無小補。
8. 笨鳥俱樂部召集人——民國六十年返國，覺得年輕人對於起立講話，大都膽怯，滿腹意見或文章，都難表達，每個會場中，俯拾即有黃金，鑒於美國學校中學生，大都能言善道，雖然稍為敗絮其中，然金（也是金）玉其外，在今日人際關係上真是佔不少便宜，所以我和內子就發起每月第一星期日舉行一次早茶會，找人演講，找年青人發言，也藉以增加各行智識，連絡感情，辦此事雖然吃力，可也得到不少年青人的支持和歡迎，等到我從中華工程公司退休時，我們早茶會中有一位綽號「鐵嘴」的王大空先生，剛好出版一本叫做「笨鳥慢飛」的書，諷刺幽默，大家提議把早茶會改為笨鳥俱樂部，還是要我召集，做一個大笨鳥，做定了，一下又是幾年，這下臺北各處都漸漸地有人提倡「講話」了，師大就有這種訓練班，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也辦了晚間的講話講習會，天主教會也辦訓練班，青年服務社也找人就「講話」的重要及方法作講演，可是這都不如美國 TOAST MASTER

CLUB 辦得那麼有計畫，有組織，有連續性，有豐富的內容，我的俱樂部參加的人對於講話確有點進步，可是大都「善於言，而懶於行」。接檢起重擔，定期辦理的義務幫手太少了，等到王大空的「笨鳥再飛」出版時，我決定「笨鳥不飛」了，這下不飛已二年，讓別的有心人、機構或團體去飛。至少，我和內子已飛夠了，只是偶而還會收到電話詢問笨鳥何時再鳴？碰到老笨鳥時，還在提議，何不再集會重叫一陣子，我只好報以會心的微笑。

9. 中國工程師學會參加世界工程組織聯盟環境小組召集人——四月中有一天榮工處嚴處長孝章請我吃中飯，在太平洋俱樂部，當然還有別人，說是討論世界工程組織聯盟的事，我正好無事，太平洋也好久不去，也就去了，那知這一餐「天下沒有不費的午餐」，可把我陪了不知多少無形的代價，並不是一頓午餐就貪食至此，只是有一段感情。十年前，我領率一團到北非突尼西亞去參加同一組織的大會，那時是第五屆，我曾發言建議集中各專門委員會，資訊科技教育及環境以辦理環境的活動，今年十一月將在新德里舉行第十屆大會，同時辦理第二屆「工程與環境」大會，我雖十年沒有參加這種活動了，嚴處長說是中國工程師學會已決定繼續組團參加，由他做團長，學會決定請我做環境小組召集人，張祖璿及莫若楫二人副召集人，籌備參加工程與環境的一切事宜，突如其來的差事，使我措手不及，我表示願意擔任不出面的幫忙，想起民國六十五年，我也以幕後的身份，替臺電朱書麟總經理辦了中國工程師學會的「六年經建計畫與工程師之任務」專題報告，商由吳伯楨學長專選在學的優良年青學生工程師，而由各機關較為年長之專家或工程師於事前口授身導，而推出之學生專題報告，曾轟動一時會場爆滿之情況，事過九年，何必再出面擔任召集人，但是嚴處長說我在環境方面名氣太大了，非我號召一下不可，高高的

高帽把我戴上，使得我脫身不得，好在我還是「老三代以下」的人，對於名遷也要的，「新三代以下」的人，就惟恐不好錢了，不好錢的人，就無鼓勵的原動力，無 INCENTIVE 也就無進步了，於是過去六個月來為這事可把我忙壞了，因為國內對於第一屆工程與環境大會的紀錄一點都沒有，年青的人都要錢去了，無從找他們多盡義務。

10. 經建會環境小組委員——這份最近的差事可有得做，雖然只不過開了一次的會，我覺得我的想法與有些人大有出入，好比有提案要以中央政府經費，買許多高性能焚化爐，送與各鄉鎮（好像外援的方式）以便他們處理垃圾，我便反對，我主張企業化及商業化經營，以有組織的公司或財團法人提供服務，替各鄉鎮焚燒垃圾，每噸按成本加服務費及合理之利潤以收費，如鄉鎮無力負擔，由各上級政府補助歲收支應，豈知原提案的焚化爐送禮的原則，居然通過，開了倒車。另外環保單位工作人員主要並非工程師，而偏重於辦工程，對於操作維護管理不夠重視，這也是我與有些人意見不同的地方。看吧，這個新任務會不會徒忙無功，只有再看一陣子了。

11. 其他——高雄市下水道興建委員會委員，基隆臺北地區下水道興建委員會委員，另外三個機關的顧問，加起來，大概五十忙也差不太遠了

秋夜約會舊作

沈洪燾

九月天涼月似霜

梧桐垂露濕衣裳

任他露濕衣裳冷

只恨秋宵不夠長